

42
37
22

準
貴

歌
事



紀事本末卷之四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訂

興復哈密

憲宗成化九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王入哈密掠王母併金印去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卽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巳校尉以斷單于右臂則今



之哈密云晉爲涼州牧張實所據歷後魏西域復通
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
唐隸隴右道安氏之亂盡沒吐蕃地無水而常寒多
雪雪銷乃得水元封其裔勿納失里爲威武王居之
明初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嶺嘉峪關以西置不問
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貢馬詔封爲忠順王卽其地
置哈密衛關以西衛七曰哈密安定阿瑞赤斤蒙古
曲先罕東罕東左而哈密最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
番各千五百里北數百里抵瓦剌以天山爲界授其

日馬哈麻火只目等指揮分居苦峪城賜金印詔命
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亦漢武遺意也洪熙元
年哈密貢硫黃上曰哈密既有硫黃猝遇戰鬪須有
備救邊吏知之正統四年瓦剌強數侵哈密哈密懼
稍持兩端亟書諭毋背德終不悛至拘留漢人轉鬻
使至多暴橫邊吏請責詔曲貸之而忠順王再傳爲
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弑無子王母努溫答失力署
國事爲亂加思蘭所破成化二年兵部奏王母以亂
加思蘭侵掠避居赤斤苦峪今寇退宜敕復還哈密

乃以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本畏兀族故忠義王外孫也把塔木兒歿于罕慎嗣而土魯番時強盛控弦可五萬其速檀阿力尤雄黠至是挾哈密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遂見掠及劫金印去罕慎竄苦峪城衆或歸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肅撫臣婁良以聞兵部尚書白圭言哈密爲我西藩土魯番無故凌奪不救則赤斤諸衛盡爲蠶食嘉峪外皆強敵而禍中甘肅請集廷議恢復因舉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經略之比至哈密衆已潰散文

等不敢深入止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乘虛擣二衛宜還兵自爲守遂引還阿力始輕中國益侵內屬諸衛矣

十二年秋八月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郎來貢且致書鎮巡飾罪稱王母已歿朝使至卽歸金印城池然特漫語無還意其冬更鑄哈密衛印賜罕慎于苦峪立衛居之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十四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歿子阿黑麻立甘肅撫臣王濬請乘間納罕慎

二十年冬十一月罕慎入哈密嗣忠順王罕慎貪殘國人缺望西域諸貢使苦要索亦有違言

孝宗弘治元年冬十二月土魯番阿黑麻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時有好回誘阿黑麻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賜好語罕慎聯姻至哈密城下頂經盟誘殺之亦未敢頌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且乞大通事往和番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與哈密各有分地安得相併以北敵之強我屢卻款何小蠢輒與我構

且憫然王也始許如例入貢請敕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歸我哈密璽書下阿黑麻怒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帥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番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

四年秋九月遣哈密衛目寫亦虎仙齎敕諭阿黑麻時王母已歿阿黑麻亦悔禍上金印及所據城詔褒予金幣以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

五年春二月封哈密陝巴爲忠順王遣使護歸之馬
文升謂戎俗重種類且服元久哈密故有回回畏兀
兒合刺灰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禿七克力相侵逼
必得元裔填之可懾諸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
安定王姪陝巴奏令甘肅守將詢諸番族立陝巴可
否狀番族合詞稱陝巴可立爲王主國事乃遣使立
之輔以奄克孛刺阿木郎未幾諸番索陝巴犒賜不
得阿木郎更引哈刺灰燹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
復構兵

六年冬十月土魯番復入哈密執陝巴支解阿木郎
掠金印去事聞大學士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
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
賈胡嗜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
徐當靖之濬復言文升乃請行諸大臣言北寇方強
文升不當往甘涼委四方邊事乃敕兵部侍郎張海
都督侯謙往經理之會阿黑麻前遣部目寫亦滿速
兒等四十餘人修貢至京事下廷議通事王英言罕
東及野七克力諸部怨土魯番刺骨撫而用之皆吾

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
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而廷議皆欲命海
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陝巴聽予貢否則留前使勿遣
而絕其後使上從之海等至甘州遣哈密人齎書
任責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
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奏請戍廣西
七年春三月下張海侯謙于獄張海等不候命遽歸
上言西域遠方勢難興師哈密存亡不必過慮中國
上怒其無功下海謙獄黜之馬文升乃請安置寫亦

滿等四十餘人于閩廣示懲創而稍用王英策閉嘉
峪關命西域諸賈胡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從之乃
閉嘉峪關絕西域貢時西域諸胡皆言成化間我入
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迂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
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卽從
河西貢者賞宴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
拒命中國能奈我何阿黑麻遂復入據哈密自稱可
汗大掠罕東諸郡謀言土魯番用雲梯攻肅州且躡
甘州文升曰是虛聲恫喝我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

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絕水草。貢使往返馱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堠。俟彼至肅州。出奇縱擊。以逸待勞。可匹馬不返也。

八年春正月。阿黑麻西去。留其將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警。驍勇絕人。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脅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教以撓中國之術。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召肅州指揮楊者至。計事撫其背曰。爾諳番情。悉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計安出。

翁言罕東有間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爲鋒。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旬。翁稱善。而甘肅巡撫都御史許進亦以方畧聞。且曰。不斬牙蘭。則天威不振。土魯番終不知懼。文升乃卽以前策屬之。遣副總兵彭清統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卽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冬十一月許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進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大路行。以水草乏絕不得馳。牙蘭調知乘千里馬宵遁。惟餘番人八

百登臺自保師入哈密得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斬級六十拔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還我士馬乏糧多物故文升徒取空城竟失牙蘭然西域亦自是頗憚中國上念邊吏冒險出塞進等及太監陸閻皆以功陞秩

九年三月阿黑麻自將撒他兒等復襲哈密據之先是王師入哈密牙蘭遁歸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復爲赤斤蒙古所邀殺殆盡至是乃自率兵下

撒他兒奄克孛刺居守撒他兒不敢守哈密就刺木城駐軍奄克孛刺密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還守哈密阿黑麻遣兵圍之哈密人舉火小列禿來援退走

十年冬十月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又自許進撫甘肅小列禿及七克力等部中國撓之窘甚令其兄馬黑上書願悔過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貢如故馬文升恐挾詐請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始取寫亦滿速等于閩廣十一月起前左都御史王越總

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畧哈密

十一年秋八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先是都御史王越出河西而陝巴至甘州越乃令三種都督回則寫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孛刺哈刺灰則拜迭力迷失共佐陝巴奄克孛刺以罕慎弟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以罕慎女結好遂賜陝巴蟒玉大帽爲忠順王而釋寫亦滿速等西歸會越卒哈密三種人久厭兵初以國亂入居甘肅境上射獵爲生不願歸哈密文升請留家之半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正月遣兵護忠順王陝巴還哈密以都督寫亦虎仙奄克孛刺拜迭力迷失三種輔之土魯番諸部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已而陝巴嗜酒陪尅諸部阿孛刺等咸貳

十七年春三月阿孛刺陰構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王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邊吏遣指揮董傑及奄克孛刺往諭部衆迎陝巴還阿孛刺不從傑等遂擒殺阿孛刺并其黨六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送陝巴復王而以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

帖木兒時年十三其母亦罕慎女也會阿黑麻歿諸子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孛刺曰吾外祖也守臣恐與陝巴嫌乃攜還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尋定國亂自立

武宗正德元年秋九月忠順王陝巴歿子拜牙郎嗣位淫虐不親政事

八年春二月真帖木兒還土魯番先是滿速兒稱速檀朝貢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質所愛不守尋逸出城追獲之七年冬始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

西還至哈密奄克孛刺欲止之寫亦虎仙滿刺哈二不可護至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郎叛中國拜牙郎淫暴心怵屬部謀害欲掩奄克孛刺往不從奄克孛刺奔肅州八月拜牙郎棄城叛歸土魯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取金印守哈密又令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部乃譯書言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命將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守城勤勞命撫戎官賜之金幣撫戎官入哈密滿速兒亦率眾至分據刺

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南大饑人死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日夜聚謀侵甘肅矣

九年秋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統死寧固原諸鎮兵經畧土魯番滿速兒既據哈密遺責鎮巡索金幣萬贖哈密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故有是命 敕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赤斤等衛如遇土番內侵并力捍禦

十年春正月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

殺掠甚慘彭澤抵甘州復遺澤書索金幣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番戎可以利咱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遣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增幣歸金印上地澤不俟報遽上言速檀滿速兒畏威悔禍已還哈密侵地及金印四月遂召澤還京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言澤處置失宜講和辱國兵部尚書陸完寢其奏滿速兒謀知兵罷益驕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瓦刺寇我河西且遣人索所許增幣歸印

十一年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彭澤既召還趙鑑亦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代鑑巡撫甘肅滿速兒以金印來歸兵備副使陳九疇語昆曰彭總督遇事多模稜何面目立天地間昆不能違以雜幣二百貽之令送拜牙郎還國質留來使虎都六撒者兒糜其意滿速兒聞留二使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而身引萬騎直犯肅州總兵史鏞欲自甘州來援九疇以乏食止之肅州急乃以游擊芮寧出禦土魯番鋒銳甚芮寧陣沒亾七百騎兵迫城下

哈密降回居肅州城頗爲內應九疇廉得其情收繫諸回及都督失拜烟荅等凡裹甲者捶殺之嬰城守調屬部兵劫其老營而潛遣使誘瓦剌擣巢穴破其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刺尾擊敗之瓜州土魯番乃引去九疇遂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聞時方命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罷遣而滿速兒實無意和不歸拜牙郎九疇謂土魯番不臣宜絕其使勿通與昆異議兵部尚書王瓊修郊澤雅右昆且忌九疇功

日媒孽河西事

十二年夏六月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覘知王瓊與彭澤卻突入長安左門訟冤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瓊因發澤欺罔辱國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逮昆九疇至請廷鞫戶部尚書石玠曰大夫出使于外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王瓊曰納幣寇廷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衆不能奪澤幾不免大學士楊廷和善澤得與九疇並削籍昆謫浙江副使已刑部會訊并脫寫亦虎仙歟上幸會同

館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賜國姓隨上南征

十六年夏四月帝崩世宗踐祚六月逮兵部尚書王瓊下獄謫戍榆林言官劾其忌功陷彭澤陳九疇也遂起彭澤兵部尚書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寫亦虎仙論斬歟獄中

世宗嘉靖元年秋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以二萬騎入甘州都御史陳九疇率衆先登力戰解甘州圍滿速兒走肅州九疇乘夜倍道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其驍將火者他只丁衆譁滿速兒中流矢歟

遂以聞時上以河西危急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聞捷用九疇議遷其使閉關絕貢而滿速兒故無恙也滿速兒歸路遇亦不刺兵復邀擊之大剽去

四年春二月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率眾入沙州侵及肅州

五年春三月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先是起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請羈繫土魯番還城印未幾召入閣以憲代憲盡出平涼羈留貢使往諭土魯番令

悔過伏罪歸我哈密

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哈密二種避讐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諸處陳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以杜後患大學士楊一清以各部一旦外徙不北合及刺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議遂寢尋王憲為提督復遣使往諭之士魯番亦未肯服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去職張璫桂萼等用事方讐廷和知王瓊故怨之言哈密不靖由彭澤澤以廷和曲庇惟急用瓊而鄙

乃可寧也。至是遂以瓊代憲。總督瓊被用，卽上書論澤九疇事。言滿速兒實不效，按驗九疇誣罔。瓊夢擬坐斬，并罪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疇雖上首功，失寔然其人忠勇，再保河西有功，爲土魯番所忌，得不效。成遂澤金獻民歸里廷和得免。十二月，牙木蘭率衆歸牙木蘭者，本曲先人，幼爲土魯番所掠，黠而善兵。滿速兒倚之，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且數盜邊，至是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驪留貢使，且率帖木哥士巴攻肅州，以遲回欲殺之。牙木

蘭惟率鬪帳二千，老稚萬人，奔肅州降。乞白城山念塔寺住牧，未報。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爲辭，糾瓦刺寇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濬等拒却之。

八年春二月，置哈密諸部于肅州。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齎譯書，言願歸哈密城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瓊上言哈密旣歸，乞令失拜烟蓉子米兒馬黑木守之。其所歸各番貢使千餘人，宜散置沙州。上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人，置白城山哈密都督。札吉孛刺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督。瑣南

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置甘州南山且欲縛牙木蘭予之下兵部議延臣頗言哈密難守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離西北之交以屏藩內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將甘肅難守亦棄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借虛名以享實利今嗣王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惟於諸戎中求雄傑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之毋規規忠順後可也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趾備有於哈密哈密非大寧交趾比也忠順自罕順以來狎

比土魯番且邀索我矣國初封元孽和寧順寧安定俱爲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有民不可知一切不問而議者獨言哈密何也臣愚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便又言牙木蘭本屬部歸正非叛者不宜遣還唐悉怛謀之事可鑒也張璁等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戎于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

九年冬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使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伺奶翁歸卽率諸戎寇肅

州會虎力奶翁歸道成瓦刺又攻其北鄙我稍息肩
來降人言土魯番欲以哈密城與失拜烟答妻兵部
因請許土魯番貢令三年或五年爲期使十二人入
京餘留塞上其後名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
牙郎終不可復無何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諸戎部
落皆爲薦食失故土雲翔河西塞而北寇窟西海瓦
刺巢北山河西三面並居寇盜守臣頻歲備羌戎無
暇及關外事矣

谷應泰曰環西北鄙部落百千非印邊而臣節

仰關而攻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
收三十六國以斷單于右臂殫財隕兵浮河抵
漠其與蒲桃天馬安事異域者殊矣高帝開置
甘肅二鎮勢甚孤危成祖乃設立哈密七衛西
出肅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所謂斷右臂隔西
羌也取不亾矢遺鏃守不留兵屯戍百年通寇
扼其吭而有之爲國西藩計誠盛哉英宗卽位
土魯番始盛控弦數萬奄有哈密劫其王母夫
晉楚勢鈞猶爭新鄭蜀吳通好必取荊州以世

守西藩不能出一旅相存活僅鑄哈密備印更
賜罕慎棄地損威端先見矣其後乘喪納土盡
非長策阿黑麻既壯復修夙釁再殺罕慎孝宗
仍聽其款更立陝巴至七年陝巴就執張海見
欺朝議方主用兵許進上方畧楊翥議乘間夫
定遠以一介使者決機俄頃猶然橫行絕塞諸
部怵息至甘英抵條支麻安息臨西海而進等
策召罕東罕東不赴計斬牙蘭牙蘭宵遁兵不
遇敵歿亾畧盡僅得空城爲世口實中國長技

蓋可見矣自此以後賀蘭以外不見漢室旌旗
成紀以西無復李家部曲然土魯猶心憚中國
蒲伏納土自武宗時忠順王拜牙郎棄城抱印
歸番而番長乘釁移書邊將責取金幣贖還城
印巡撫彭澤復私許緡幣邀功恢復罪過王恢
辱淳廣利自西方用兵幾四十年土番未嘗一
矢及關也自此心輕中國徑薄甘肅中國稍稍
被兵焉封疆之寇未除中朝之闕旋作左祖彭
澤者輔臣力排彭澤者司馬訟大禮者又借封

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疆為赤幟修小隙者還假通敵為兵端嫉輔臣
之激始許彭澤之欺發主帥之謀并陷九疇之
罔去年對簿今歲賜環暮入軍門朝流荒徼置
大帥如奕棋視岩疆如孤注而河西以外拱手
授之他人若夫天府金湯棄同敝屣而西藩馭
脫又當罪從末滅矣

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辰

訂

平固原盜

憲宗成化四年夏四月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初
洪武中平陝西故元平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高帝
授平涼衛千戶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號土達以畜
牧射獵為生家多殷富把丹孫滿四以貴力雄諸族

成化初，李來毛里孩內侵，土達李俊者獨以羊酒奉
李來，李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致仕都督張泰
牧鳴沙州，與土達鄰，張把腰等時時假寇盜劫掠之，
泰以狀聞于巡撫陳介，會有通渭縣民避徭役，匿滿
四所，陳介下吏捕治之，滿四素縱佚，不知法，頗危懼，
叅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歛諸土達，賄利爲餽，李俊
素狡黠，遂以言激滿四等爲亂，滿四姪滿琦爲平涼
指揮，有司移檄平涼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琦素驕，
不知滿四等異謀，率衆往捕，滿四知之，俟琦至，佯許

歸罪，有司給遣其衆散，遂劫琦，號集諸土達，以四月
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涼千里，四面峭壁，數
十仞，無徑，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山
罅皆墻，高二三丈，城中有數石池，可汲，池外設棧道，
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如拱壁，
狀山後悉築墻，高二丈五六尺，各留小門，僅容單騎，
城外皆亂山，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始，滿四等
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掘地得前代行帥府
印，心動，遂叛入居之，其徒相率僞尊四爲招賢王，李

後順理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鹵率衆馳戰。不利。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從之。遠近震駭。五月。勅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綏延都御史王鏡。叅將胡愷。各率所部兵討之。秋七月。寧夏兵先至。介等不候。綏延兵自固原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疲。比曉。卽出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有卒馮信頗知兵。言于介等。

曰。賊雖降。誠僞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卽行。且乏水。飲力疲矣。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款我兵。至此豈可退乎。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賊尚無兵械。執木挺而鬪。官兵大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失軍資甲械千數。兵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殲焉。賊乃益猖獗。凡係土達盡逼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甘肅糧運無算。且聲言欲窺陝西。事聞。逮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

下錦衣獄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總兵劉玉叅將
夏正率京營兵并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之起
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冬十
月朔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明且于營外得賊所
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爲緩兵計置
之忠等議進兵方畧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
進兵忠與文升等屯中路由莽金佛溝進延綏巡撫
王銳叅將胡愷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
進右叅將夏正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

進副總兵林盛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
進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
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輕進失利明日復會
戰賊佯敗歛衆入城伏羌伯毛忠麾其兵進據木溝
翼日忠督精銳四千先登奪山北三峯又奪山西四
峯與各路官軍會進攻石城擒斬甚衆忠爲流矢所
中還至半山而卒諸軍皆却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
中流矢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徇衆懼不敢退玉
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文升曰勝負常事耳况賊

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朝廷聞毛忠敗死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連北寇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朱永欲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會項忠報軍中事至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

兵去耳時廷臣羣然附和謂不出師必遂失關中多尤時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詔問忠須益兵否忠上疏言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請命永率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信等以忠異已各煽浮言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爲木在秦州不利西師忠聞之曰賊虛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乃不待援師至即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

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
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
被擒乃知城中無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挑戰至暮
引還以疲之賊信胡神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
不勝已矣是日賊一出敗歸始大懼會調甘州兵三
千至乃益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會日
暮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亦自危詐請
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邀忠文升於城下
與語忠與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馳逐門外

以示武文升在溝外賊來邀亦赴之帥數十騎往叱
賊使斂兵滿四等訴被劉指揮馮參將激變故乞宥
死請降忠等言劉馮二人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
速降朝廷必宥爾死又問滿瑋曰爾被劫入城非反
者瑋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瑋歸營而滿四狐疑復
走上山明日復設木柵請戰不降十一月諸將相
持久時天寒甚士卒墮指忠等言曰師老矣恐生他
變卽黃河凍倘有外警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
出與西戎合患有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能

決文升議欲縛木爲廂車渡濠攻城衆恐多傷人不
果然賊見攻具甚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
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狸者最驍悍滿四所任
倚夜使虎狸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狸乞
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鈎賜遣之令爲
內應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朝
廷有賞格必不爾負虎狸請自效且曰賊兵精當以
許移其精騎于山上誘四由東山口出戰可擒也忠
等厚撫懈遣之明日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

所守忠等不欲泄謂其將曰爾暫休今日余代爾守
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白馬出城卽滿四也既爾
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狸約乃伏兵東山口
滿四出諸軍競前撲之伏兵四起滿四倉皇突陣墜
馬遂就擒斬首七千餘級俘獲二千餘文升欲乘勝
擣城忠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援兵明
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爲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
下賊北行卽捕南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使易成擒劉
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自叛逆以來前後

大小三百餘戰。殺我一伯三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逸去。他日必爲陝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走散去。因發兵分捕。復斬首數千級。滿四從子滿能者。最驍捷。逸去。詢其黨。知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亦就擒。并獲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諸軍。惟宥楊虎狸家。文升謂忠曰。石城之險。非盡毀。前後所築牆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窟。遂令萬人悉平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餘賊百餘人走據葦

箒山。會有報西戎入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還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火敬等并各罪大者。械送京師。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初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矢石如雨。畧不退怯。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死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偉之。

五年正月。葦箒山賊首毛哈喇被獲。誅之。餘賊解散。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奏于石城北。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設兵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太祖之平陝也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授平涼衛千戶以畜牧射獵爲生頗饒樂足用而成化初年把丹孫滿四又以貴雄諸族然招納亡命抵觸文網石勒倚嘯東門劉淵請歸會葬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逋逃叅將劉清歛錢餽贈而遂聽李俊之狡黠劫滿壽以鼓亂然不西通甘肅東屯河套而但入據石城憑險負固者此蓋緩死之圖非有啓疆之志也夫石城去平陽千里而遙緣峭壁

十仞而上繩行懸度四面陡絕昔人經營以避禍亂者萬年奄有氏服豈居鄙塢之中劉曜入據長安匪保桃源之境吾知滿四者特價轅之小續非飛食之攫獸矣比至陳介出討賊衆僞斥馮信緩師之謀用吳琮進兵之策薄城一戰軍盡殲焉假令禁馬渡之輕出則街亭無敗用許歷之據險則關與可勝介實輕敵罪則奚辭若夫項忠身冒矢石馬交升躬擐甲冑圖山谷則聚米成形斷樵牧則困籠而且金鈎

賜虎狸刮刀誓賞格數月之內俘獻京師功垂
竹帛乃知岳節使之神算竟定湖湘祭征鹵之
奉公終摧隴蜀者也然其始王師屢挫兵力單
微中外洶洶頗言星孛不利西方書生豈能料
敵而忠以晟討朱泚榮惑守歲安拒符堅郗郗
遣罷豈非意思安閒知彼知己者耶總之辨賊
之方由于將帥命將之畧本于政府所喜者彭
時斷其就擒商輅欽其布置夫論思密勿之地
決勝千里之外比于真長料桓溫之必克郗超

識謝玄之有成猶爲過之而彼張解設難發言
盈廷豈非肉食者鄙哉若夫丹穴之逃薰以蕭
艾東門之役撤其關梁則尤長駕遠馭之規毋
俾易種于茲邑也

明皇御于教習也

文東門之券雖其關禁限未及流然其

然其意亦向實其制為深失代久

始其文亦未及

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際科訂

際辰

弘治君臣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皇太子即位詔赦天

下以明年為弘治元年妖人李孜省伏誅妖僧繼曉

發原籍為民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恩謫戍邊番

僧國師領古竹等悉革職斥佞豎梁芳陳喜等往孝

續事本末 卷之二
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繼曉尋伏誅冬
十月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初太
監懷恩以直道屏居鳳陽上素知之至是召還恩言
大學士萬安諛佞王恕剛方請上去安而召恕遂有
是命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
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卽時政不
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莫無可見時矣
恕善其言時恕負重望其居家宰餘政多釐正焉
十一月大學士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奸

信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在東
宮秘聞其惡至是于內中得一篋皆密牘也悉畧曰
臣安進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平安慚
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遂命罷去安在
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 禮部右侍郎丘
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先是濬以真西
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
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彙集附以已
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進之上覽之甚喜批

答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十二月加祀先師孔子籩豆舞佾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文升陛見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奮勵知無不言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二月上耕籍田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褻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卽斥去焉山陵

未畢而中官郭鏞請選妃以廣儲謝遷力言不可文升至之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其釋時論偉之三月上視學釋奠先

師吏部尚書王恕請加禮于孔子前特用幣改太牢

起用滿降主事張吉玉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教

諭元李文祥先是五人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瓘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妖爲伍情寔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

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命吏部
皆起用之少詹事楊守陳上開講勤政疏上嘉之
初開經筵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
生而不名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正統以來每日止
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
過寄聰明于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
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
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
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

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激沃聖心而
進于高明矣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曰選廉能以
任風憲禁撫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
以脩庶務逐術士以防扇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
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尚以勵士風廣
儲積以足國用恤士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遊食
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戎以禦外
侮上嘉納之悉施行于內節用一條云一應供應之
物陛下量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言尤剴切夏

四月右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吉不報先是大學士
萬安尹直既劾罷吉附阿科道建言當超遷待以不
次之位昇遂上疏言應天之實以人才爲先人才以
輔臣爲先初科道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
次罷遣惟吉獨存遂建言超遷科道自是無復肯言
而群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密口劍腹實似道之牢
籠言路言寔合而爲一請亟遣斥以應災異以回天
心不報御史魏璋附吉劾昇遷南京工部員外 六
月王恕上言禁文職奪情起用上從之 冬十二月

徽州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謂商鞅有見于孔門立
信之說少詹事程敏政摘其狂妄置不問

二年春正月左贊善張元禎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
廣聖知勸行王道反覆萬言上嘉納之 二月御史
湯鶴壽州知州劉傑下獄先是萬安劉吉尹直在政
府嘗語鶴朝廷不欲開言路鶴卽以其言劾之已而
安直皆免官鶴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
雖劉吉在不足慮也吉使客徐鵬詣御史魏璋以殊
擢使伺鶴鶴家壽州知州劉傑與書言夢一人牽牛

陷澤中、鵝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
勢瀕危、賴鵝復安之兆也、鵝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
之、謂其妖言誹謗、下錦衣獄、辭連庶吉士鄒智、智身
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議者欲處以
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
城吏目、大理寺評事夏鏞上言、主事李文祥、庶吉士
鄒智、御史湯鶴等皆以言獲罪、寔大學士劉吉誤、陛
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留中、鏞謝病
歸、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爲吏部左侍郎、王恕爲

尚書、得韶爲貳、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六月、京城
及通州大雨、水溢壞廬舍、人多溺死、詔求直言、兵部
尚書馬文升上疏言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禁巧劫
珍貢、慎毀譽、重諮詢、抑外戚、開言路、所司議行
三年春、二月中官乞鷹坊牧馬場千頃、戶部尚書李
敏言、塲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
爲飛走之所、上從之、夏四月、定預備倉、冬十一
月、有星孛于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吏部侍郎
彭韶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

部尚書耿裕率群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爲天下先又言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上俱採納焉

四年春正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脩明教化六事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慎科貢以清教化之原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三月御史鄒魯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餽遺下獄先是喬新

每重王恕不平劾言吉銜之會鄒魯謀陞大理寺丞喬新薦魏紳補之吉遂嗾魯有是奏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宮從之秋八月吏部尚書王恕懇疏求致仕不許恕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劄言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

屢被彈章仍進秩人呼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
或告吉監中老舉人爲之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
不許會試至是禁除 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
文淵閣大學士
五年春二月右諭德王華上疏畧曰每歲經筵不過
三四御而日講或間旬月始一行則緝熙之功毋乃
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
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
官妾之時少後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

三月巡撫保定都御史史洪奏宦戚假供應奪民間
詔罷還之 夏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弊
夫畧言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
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
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永圖
勤政務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
可幾也因擬爲二十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奸言杜塞
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
爲切中時弊 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內

官俸級王恕力持不可止之。五月遣廷臣賫內帑銀賑杭嘉湖大水。冬十月中官傳旨以通政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吏部尚書王恕侍郎周經執奏止之。十一月停止生員史典開納事例。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闕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爲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復其官。從

大學士丘濬之言也。三月亢旱求直言。吏部左侍

郎張悅上母災五事并修德圖治二疏。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致仕時。太學士丘濬與恕俱階太子

太保。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家宰不宜

居禮部尚書下頗有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

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許奏恕變亂邊法及不當

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詳述留中之疏。濬謂恕賣直

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恕求去益力。詔宥之。

命乘傳歸。于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上不聽。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
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
進忠直上嘉納之

七年冬十月西域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
域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爲外
域所笑詔還之

八年三月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
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黜于祭祀時謂勿欽且
設內閣者寔欲共議政事論經史弼正得失奈何阿

順邪說以取容悅也乃止十月詔取番僧領占竹

至京禮部尚書倪岳執奏給事柴昇上言其誕妄引

孟軻韓愈爲證反覆數千言上讀之而悟詔中止天

下誦之十二月倪岳類奏各處災異上令諸廷臣

同加修省先是四方災異禮部類集凡歲終一覆

以爲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折未復援經史

懇切爲上言之戶部主事胡燿上疏言災變異常皆

田奸宦楊鵬李廣所致不報

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

張后表裏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率諷
上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
請飭武備 秋八月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
疏諫燒煉齋醮時中官李廣以左道被寵溥等力言
其邪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爲戒上嘉納之 冬十月
中使取寶坻港銀魚斧取麻峪山銀礦橫索害民順
天巡撫都御史屠勳疏言不可詔戒中使俱止之
十年二月上屢遊後苑侍講王整侍經筵講文王不
敢盤于遊田上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日今日講官

所指蓋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 二月上御文華殿

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賜茶而退

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嘗召內閣不過數

語卽退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見帝大受明睿廟

算周詳云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地震言祠

祭郎中王雲鳳上言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并傳奉

諸事上嘉納之 秋八月上欲施恩后家外戚張氏

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

且乞詔加稅銀三分戶部尚書周經言河間地多沮

如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不可疏三四上後有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侍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歛不得肆十一月詔取太倉銀三萬兩周經言皆係小民脂膏上遂止

十一年秋七月以浙江大水戶部尚書周經請停織造從之九月清寧宮災勅群臣修省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弊政上嘉納之以少監莫英等督京通倉周經言其弊不納冬十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

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會幼公主痘殤太皇太后歸罪于廣廣懼飲鴆上命搜廣家得納賄簿籍中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而多若是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上怒籍沒之已而太監李昭請廣祭葬祠額許之閣臣言其不可上命止予祭十一月下詔寬恤天下議修清寧宮兵部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免征派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十二年春正月給事中楊廉疏講書宜用大學衍義

從之。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疏請禁內降。災變
大意言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積數十年不可得。
而奔競之士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爲訓。
又曰今日之傳奉卽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
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陛下當遠宗堯舜。豈可襲末
世之弊轍乎。下所司知之。六月刑部侍郎屠鏞劾
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事。直田歸民。勲上言食祿之
家不言利。况母后誕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尺寸地。臣
以爲不可。上嘉納從之。秋九月南京禮部尚書謝

綬因災異率九卿陳時政二十八事。下所司議行之。
冬十一月清寧宮興工。詔番僧入宮慶讚。吏部尚
書屠鏞上疏諫甚剴切。末云自今以後乞杜絕僧道。
停止齋醮。崇聖賢之正道。守祖宗之家法。使天下後
世有所取則。上悅從之。

十三年春正月上以法司律例繁多命刑部尚書白
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大學士劉
健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
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大遲散歸或至

昏暮四方朝貢奚所瞻觀矧今各邊啟釁四方薦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上嘉納之。二月命戶部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田莊進會巡撫高銓勘之寃聲撼野至擁州縣吏不得行進遽欲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爲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得罪何請勘實以聞上雅愛民必不忍奪其業以利左右進以爲然遂劾實上疏係民業宜予民上從之。三月給事中曾昂上言以邊方調度日煩請令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餘盡輸

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藏富于民之意乎乃止衆皆服其議。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戶部尚書周經各以星變乞致仕許之。翰林檢討劉瑞上言八事崇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思旌直言勵士風畏小民飭邊備上嘉納之。六月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上迺

屬庫藏之。其明年春正月，陝西地震，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
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寺祠臣之禍，請減齋醮，清役
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
正人。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祇畏變異，痛加脩省，勸
上積金帛，以備緩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
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戒內臣早取回京，以蘇
軍民之困，上嘉納之。禮部尚書傅瀚率九卿疏，弭
災時政三十一事，不報。瀚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

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當如拯救，猶恐
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爲理。疏入，從之。時
南北九卿上疏言事，俱報可。三月，保定撫臣獻白
鴉，以爲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秋九月，詔遣中官王端往武當設像脩齋。大學士劉
健、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各疏諫，上遽止。
冬十月，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

十五年正月，大計天下吏，上召馬文升至煖閣，諭之
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

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
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陛下自是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
當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大夏素以安
內攘外爲已任命下人心翕服先是大夏在廣東西
一歲再來去皆不許既廷謝上御帷殿召問之曰朕
素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
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
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徵歛俱有常何至今而
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

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西取鐸本廣東市香藥費固以
萬計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
一議革也上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勇可用否對曰向
者臣固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
有糧庾在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
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
帥共之能無窮耶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
爲人主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
行之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一曰裁冗

官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寔支米不下萬石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覲覲之徒干求復進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則天下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曰輩濫進邊圉多警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道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害選法人民受害上皆納之。冬十月上欲于近畿地方團操人馬為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

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亦即此意遂將保定兩班軍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語帖宮門以誣大夏者上召大夏示之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上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臣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

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先是光祿供奉內府自有常額成化以來內員漸繁常供不足乃責京師邸戶辦之甚苦至是大夏因言光祿日辦煩費殺牲數百既損民財復虧愛物之仁上爲惻然卽敕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金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然中官因是愈側目大夏矣

十六年春二月敕河南取牡丹三十本巡撫

孫需上疏不可上命止之夏五月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因言兵政之弊未能悉革乞退不允令開陳所言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上又召大夏于便殿諭之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

順上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
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卽召內閣并執
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以致太平上曰劉健嘗
薦劉守才堪大用朕觀守小人內閣亦豈盡可托時
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
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
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爲天子皇陶爲士執之而已上
默然徐曰珪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
請一自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

避去奏事畢復來大夏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
榮掖大夏出

十七年春正月內旨修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
劉健疏諫止之三月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
御史韓邦問疏諫止之夏五月敕吏部都察院比
年考察朝覲官據撫按語多失寔務備緝叅訪精白
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小王子寇宣府劉大夏請屯兵喜峰口燕河
營以備之太監苗達謀帥師擣其營上召大夏問以

王越威寧之捷大夏曰臣聞之從征將士當時所得
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寇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
應類矣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大夏曰陛下神
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人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
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
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而戴珊亦從旁贊其
語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人誤事遂止珊亦以材見
知上御文華有所召對必大夏再宣必及珊 秋九
月清寧宮未完旨下兵部撥軍工萬人劉大夏知工

少人多中官有所利爲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
工者訴于上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
愛惜軍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猶
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用軍
夫卒如所裁之數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曰講事上
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爲
隱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
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
其餘百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

臣等敢不盡心諸臣叩頭出十一月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奏請免立皇莊等六事上納之

十八年春正月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議畢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定賜之曰小佐爾廉且屬無延謝恐他人或欲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之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卿卿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珊嘗以老病乞骸骨不允屬大夏一從臾上謂卿珊何亟求去珊

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寔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珊出而語大夏曰死此官矣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疏乞罷諸內璫田盡歸之民下部知之二月上諭各司大小諸臣曰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者諸臣悉心開具以聞三月戶部主事李慶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入

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于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懼呼至德如天地上日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比下

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卽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此行此事堯舜之仁也太常寺卿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上急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五月帝不豫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

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益先生相見時少健
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
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太監張倫
勸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為宗祖守法度不敢怠荒
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
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
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
時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愛遺旨太監陳寬扶案季
璋捧筆視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

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俾為令主健等皆叩首
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谷應泰曰三代而上成康啓甲尚矣降是其漢
文宋仁乎乃予所聞于明之孝宗近是人主在
襁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
則有嬖倖之臣即位則有面諛之臣千金之子
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已過宜
也漢文止輦受言張釋之馮唐皆以片言悟主
宋仁開天章圖治韓范富歐無不先後登朝

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餘年矣。海內又安。戶口繁多。兵革休息。盜賊不作。可謂和樂者乎。而孝宗恭儉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門。却珍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平臺煖閣。經筵午朝。無不訪問。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興慶賞花釣魚。歌鳳凰于卷阿。醉豐草于湛露。流連清讌。擬迹成周。恣諤太平。比蹤虞德者也。當是時。水鑑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

遷。文章則有王鏊。丘濬。刑憲則有閔珪。戴珊。夫孔甲好龍。真龍降。參孝武好馬。天馬西來。上所好者。下有甚焉。延攬之門。開外吏封還。誥敕。誹謗之禁。疎小臣執奏。椒姻黃鐘。大呂能生。瓦石之音。帝室皇居。不棄櫺。樞之器。雍雍濟濟。斯爲盛矣。然而郭鏞。李廣。以中官進。壽寧二張。以外戚進。燒煉齋醮。以方士進。番僧慶讚。以沙門進。夫弘恭。石顯。已在病已之朝。廖光。防。隲。不絕。馬鄧之世。牛腹玉杯。能號後元。譯書天竺。進自永

平蓋盛陽之月必有伏陰舜禹之朝不無其鯀
 得志則虎變失志則鼠伏用之則風生不用則
 泥蟠是故管陽在朝刀開難亂孔明作相黃皓
 無權世豈有無小人之日哉人君進賢選不肖
 之間安危倚伏不可不審也聞帝與張后情好
 甚篤終身鮮近嬪御琴瑟專一出自掖庭玄鳥
 呈祥遂在中官尤古今僅事云

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際辰

司

劉瑾用事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以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官太
 監劉瑾管五千營瑾陝西興平人故姓淡景泰中自
 官為劉太監名下因其姓成化時領教坊見幸弘治
 初擢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為太子所悅

太子即位時瑾掌鐘鼓司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瑾尤猶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至是漸用事六月辛酉雷震郊壇禁門太廟脊獸奉天殿鴟吻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畧曰政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侍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眾所擬議竟行改

易若以臣言為是則宜傳賜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往往留中不發視之若無臣等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語甚切直不報冬十月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屬言輒潸下臨贈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請安出夢陽曰此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

早朝文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應諾文退乃囑夢陽具蔬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不省不可多多覽勿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嘆不若昧死進言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伏想近歲以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錯謬於前

或導萬乘之尊與人交易狎昵嫖褻無復禮體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古候咸非吉祥緣此輩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四海列聖繼承傳之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前古閹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

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將永成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
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
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閣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
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三至
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監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
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
召諸大臣入大臣有歸咎韓文者文不應至左門
太監李榮手諸太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
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

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
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
員卿佐何忍無言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稍寬
之耳上固有處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處奈何曰是
在榮榮頸裹鐵邪敢誤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安置
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
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日發旨
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
謀泄之瑾瑾等亦廉知王岳密奏事八人者遂夜趨

上前環跪哭以頭搶地曰微上恩瑾等碌餒狗矣上
色動瑾輒進曰害瑾等者岳也帝曰何也曰岳
也外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岳又獨稱
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賈獻否而獨咎瑾等帝
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
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
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
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列管務
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

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
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
推案哭遷亦嘗瑾等不休惟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
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
謝天下不允健遷瀕行東陽祖道欷歔泣健正色曰
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
陽無以應瑾尋矯詔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管得
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屬得踈斥
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旣而果如進言刑科

給事中吳玠山西道御史劉玉俱上疏論劉瑾佞倖棄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斥為民瑾既得志於是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救不服而莫敢進言帝喜益謂瑾可委任矣瑾又素善矯飾谷大用用鎮守太監言請臨清開皇店瑾補殿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欲陞錦衣百戶邵瑛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頗恣肆偶忤瑾瑾發其事調留都王琇建新第於大內誘土居之因奏令賈人居積代諸計吏輸物內帑多獲羨餘利

瑾聞怒曰安有天子而攬納稅糧者乎罪其人事得寢其善矯誣如此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芳潛通瑾黨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言八月初火角及心宿中星搖動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親元老大臣罷去內侍寵倖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章下禮部左都御史張敷華上言政令紛拏百臣爭之不足數幸豎壞之有餘工部

尚書楊守隨言劉瑾等八人罔上誣下恣意肆情而瑾尤甚並不報。初劉健等致仕給事中呂狎劉滄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嘆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騎逮繫錦衣衛獄。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矯旨文不能防姦落職閑任瀕歸陰遣邏卒伺於途文乘一驟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等

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信

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

部郎中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

矯詔勒張敷華楊守隨俱致仕以宣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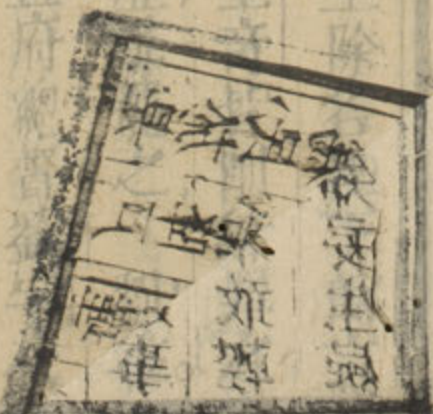
敷華字附焦芳結瑾故有是月尋以字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進奏南京科道官要職欲行

南京部屬暫署而待各官問畢還職瑾怒矯旨罰進

俸先是進在兵部與瑾同督京營故改吏部至是與

瑾多不合瑾脚之尋劉滄呂狎及戴銑薄彥徽等二



十人各廷杖除名爲民瑾復矯詔降南京兵部尚書
林瀚爲浙江左叅政致仕瑾素嫉瀚正直南京科道
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贐且議上章直之瑾聞益怒
勒科道詞連瀚矯旨降之南京副都御史陳壽獨疏
申救瑾亦矯詔除名 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言戴
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
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遽事
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
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

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訟言
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等者罪之
則無補國事而徒增陛下之過舉耳臣恐自茲以往
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苟念及
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
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
心然後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
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
之勇豈不休哉疏入瑾怒矯詔杖五十斃而復甦誦

貴州龍場驛丞既謫後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
仁至錢塘慮不免乃乘夜佯爲投江而浮冠履水上
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浙
江籓臬及郡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
服守仁遂隱姓名入武夷山中已而慮及其父華卒
赴驛華時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勒令致仕帝悉
以天下章奏付劉瑾瑾時雜構戲玩娛帝侯帝娛則
多上章奏請省決帝曰吾安用爾爲而一煩朕瑾由
是自來政瑾初亦送內閣擬旨但秉筆者逆探瑾意

爲之其事大者令堂候官至瑾處請明然後下筆後
瑾竟自於私宅擬行多出松江人張文冕手張文冕
者故市儈嘗犯法南京兵部尚書何鑑捕置之瑾亡
匿附瑾瑾倚之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瑾門自
科道部屬以下皆長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還京者
朝見畢必赴瑾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自本朝送內
閣擬旨東陽等必極爲稱美有日爾剛明正直爲國
除弊等語識者鄙之劉瑾使禁直指揮黷視六科
官辰入酉出毋離其次

二年春正月劉瑾矯旨柳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於
長安左右門外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轎
爲東廠所發也時璿遣邏卒伺韓文于途無所得遇
璿等遂以其事上已而以大學士李東陽疏營救甚
力瑾不得已乃濱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 閏正月
劉瑾矯詔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詳
議兩京都察院各道有奏章必先呈堂稟詳然後上
聞 二月以都御史曹元巡撫陝西元故與劉瑾親
遂用之 劉瑾矯詔遣科道查盤天下軍民府庫其

存留者皆令解京郡縣積儲爲之空匱 三月劉瑾

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畧曰朕以幼冲嗣位

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

留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

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慶陽

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榮黃昭簡討劉瑞給事中湯禮

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

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

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龜張鳴

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
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璉相交通
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劾內有名者
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
臣跪金水橋南聽詔劉瑾矯詔京官養病三年不
赴部者革爲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瑾知科道等
官忤已者養病避禍故嚴禁錮之夏四月劉瑾矯
詔令內閣撰勅天下鎮守太監得預稱名政事其最
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遺送數十萬於京

師畢貞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
於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故事六部奏准備事由送內閣請勅書未有不曰六
部內閣自出勅者瑾付內閣創爲之東陽等不能執
奏唯唯而已逮南京巡撫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
先是魏國公徐備與無錫民家爭田瑾歸問於民備
賂劉瑾差官覆勘使者乘瑾風旨悉以其田予惡戚
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
此實民田也瑾怒錐之幾死數日方甦謫海南罷

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袁棟賂劉瑾求封
郡王傑持不與曰皇帝祖訓無載也瑾矯旨許之而
勒令傑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昇初以忤
瑾致仕已而復不合罷 寧王宸濠厚賂劉瑾請復
其先世已革護衛瑾矯旨與之 劉瑾等誣逮工科
給事陶諧等落職爲民諧前後上疏戒逸游遠譴
故傳止不令工作差官賣鐵造皆直指羣奸欺蔽
之罪瑾等以此大恨之已而復以他事逮之璽摺
百端終不屈杖戍肅州衛 五月以講官詹事楊廷

列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賈舊事御經筵畢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忠盡講歸
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耳何多言劉忠與廷和皆
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令南京去遂有是遷將南都
無缺皆添註雖陞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
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
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辭瑾瑾曰劉
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踈忠時劉宇爲中樞托
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日數往來兵部郎中

楊廷儀廷和弟也每俟瀛出必招入私署留坐款語
 四司官有不附字者瀛必言於瑾令外補廷儀獨諳
 諛字廷儀能文宇章奏皆廷儀為之 吏部推總督
 兩廣右都御史熊繡掌南京都察院事劉瑾矯詔令
 致仕繡在兵部結怨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唯屢
 給數升而已瑾使人踪跡其人嘆息而去瑾竟不能
 害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六月給事
 中許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廷儀不敢奏自
 經屋梁死天錫在弘治中素言事有氣節調給事中

郊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多夔難所紀叙亦
 自經死給事中周鎰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資自刻桃
 源舟次 劉瑾議革天下提學官吏部尚書許進謂
 提學作育人材之本執奏不可止之 太監李榮傳
 旨御馬太監谷大用父奉御用太監張永父友俱陞
 錦衣衛指揮使尋俱進都督同知此內臣父兄授官
 之始 秋八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
 年以來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
 一勸上思患預防意蓋指劉瑾也瑾大怒曰源何官

亦學爲忠臣耶矯旨速送錦衣衛杖三十謫戍肅州
至懷慶卒妻度氏斬蘆菽覆屍葬於驛後源父御史
瑄以劾曹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忠直不愧其父
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劉瑾改其姪壻納粟監生
曹謚爲千戶起其妹夫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贊畫大
同軍務 冬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朝命改
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南京尚書入閣
自廷和始 起張綵復爲文選司郎中綵美丰儀先
爲文選郎與焦芳相得給事中劉澁劾歸至是芳薦

綵於劉瑾綵故瑾鄉人謁朝數日後始往見瑾瑾喜
迎笑曰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卽來鄉里遲來
最得也時許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於文選疏已入
而瑾欲復用綵迫進追回用石確疏以綵易之尋復
以綵爲右舍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由瑾陞戶部
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
致詞谷張輩屏後羣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旣謝
皆嘆曰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設酒餞
預待曰非都憲我爲老韓愧死矣相得益歡 十一

月劉瑾矯詔革天下巡撫始遣科道查盤各邊芻糧劉瑾素知邊方召商中納積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糶耗革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扭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劉瑾矯詔裁革天下按察司兵備官十二月逮順天府丞趙璜下詔獄斥爲民璜任濟南知府裁抑鎮撫中貴故璜恨之巡撫四川都御史劉纓謂蜀水惡請開通巫山道

可自襄陵達夔州皆未下遂開道瑾矯旨械纓下詔獄廷臣論救釋之

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故富劉瑾嘗有所求儼不與御史楊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廷撻之不堪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幃幙不修其致仕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爲民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釋復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

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
海常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海輒矚云答
之竟不一見至是夢陽客左氏者詣獄語夢陽日子
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
不相下今死生之際始托之寧不愧於心乎左曰不
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夢陽乃以片紙書
數字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
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吝惡人之見而
不爲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大喜置酒連海曰

昔唐玄宗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
之乎瑾曰卽當爲先生役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
李白而公曾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脫靴哉瑾曰此
朝廷事今聞命當爲先生圖之海遂解帶與之飲達
曙別去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竟罹清議矣
左都御史屠滹掌院事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內寫
劉瑾傳奉字重複數多瑾怒罵之滹率十三道御史
謝罪御史跪於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
視久乃起二月起前都御史雍泰提督操江先是

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潘鐸等復疏奏有
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薦於瑾瑾以同鄉故起之
鄉人諭泰謝瑾泰曰進退在天蒼奈我何 三月改
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時焦芳子焦黃中會試
中式芳意欲得大魁既而取呂柟第一黃中居二甲
首芳謂請執事抑之遂入言於劉瑾改清等官而授
黃中簡討及劉宇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為庶吉士數
月黃中仁等俱擢編修 劉瑾修理庄田擅掘天地
壇後土侵廢官地五十餘頃毀官民房屋三千九百

餘間發民間墳二千七百餘塚 降湖廣按察司僉

事湯沐為武義知縣罷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恪恪沐

為御史時忤瑾故降之 逮御史徐禎下獄死禎江

西新淦人初為江陰令治行奏天下第一徵為御史

差巡長蘆鹽課劉瑾徵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不

從瑾叩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遇瑾不為禮即矯旨

下錦衣衛獄杖戍肅州衛禎重傷死於獄仍行原籍

查禎男涂樸起解補伍瑾敗始得釋 逮前總制三

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先是一清巡邊上疏

陳戰守之策請復守東勝開屯田數百里省內運奏
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牆尅期完工而劉瑾憾一清
罷之工亦止至是又惡其築邊糜費下詔獄大學士
王鏊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可以爲
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乃得釋夏四月劉瑾假湖廣
災傷爲名奏遣同鄉侍郎韓福出理糧餉福科歛剝
削饋銀數萬已復命福兼副都御史督理湖廣遺賦
民甚苦之逮御史王時中下獄正德初時中抗疏
論瑾瑾卽之識名於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

隳弛極意振厲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常以賊吏煽時
中不從瑾旣憾時中字復譖之瑾矯詔逮繫令荷重
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李東陽援之得
釋以王佐爲南京戶部尚書時遣科道稽覈各邊
糧芻先後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佐一日同尚書顧
佐等見瑾瑾言及茲事曰朝廷必大誅戮乃大懼耳
佐曰本朝未嘗戮大臣有毀尚書許進者瑾語諸大
臣曰許進奸邪若尚書劉宇可爲吏部佐曰佐與劉
尚書素厚與許尚書交淺然許素有望恐劉尚書不

如也毀之者因曰王佐黨進瑾怒遂有是遷欲姑遣之去而徐圖之劉瑾矯詔令進士陳璋致仕璋登弘治乙丑進士既歸欲終身養母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至是抵京值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許進宣言於朝曰古今曾有進士致仕者乎欲援之而力不能同事強璋賄瑾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爲也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終議者謂天所以成孝子也後瑾誅應詔起用五月南京大饑劉瑾矯詔勅運米三十三

萬石轉郵鳳陽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執奏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止之始得遣官賑濟

劉瑾矯詔籍沒已故戶部尚書秦紘通政張財產

家屬遣戍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出刺南康

民吳登顯等三家以端午競渡是龍舟捕之籍其

家自是偏州下邑見華衣馬京師語音輒相驚告

官司密賂之人不貼券矣六月鎮守太監廖堂薦

舉內外官預擬陞調吏部多徇之吏科給事中何紹

正劾堂雖奉旨察賢否汪遷當付吏部上責堂下所

薦于御史。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書丹墀者，上命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大臣出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林，敢爾亦使。」出御史等官東向跪，曰：「御史習知法度，亦寧敢爾。」瑾不聽。時暑甚，僞僱十數人，命曳出內監黃偉，念曰：「書中所言，曰爲國爲民好男子死，卽死耳，何不自言嫁禍他人爲瑾？」努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璋乃匿名，匿名固死也。」矧御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矣。」公等俛而

舒，令內監擲水瓜焉。有頃，瑾還來，榮曰：「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安鬻飯者爭飯百官市中，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寺，乃得釋。上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任瑾益專。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瑾已勒文落職，怒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遣宮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考訊，欲置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赴大同親納。時諸大臣忤瑾去者，瑾俱誣以舊事，令輸粟塞下。尚書王佐、張縉、楊守謙

何鑑都御史熊繡孫需戈瑄等皆不免贖產不能給
稱貸以償縉紳爲之騷然給事中安奎潘希魯御
史張戩劉子勵俱以查盤後先將瑾意下獄奎或荷
校且死李東陽疏救之始釋希魯子勵杖三十爲民
秋七月以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瑾以泰不附已
恨之併欲逐許進尋遂矯詔令泰致仕時保國公宗
人朱瀛者謀傾許進以劉宇代之因進嘗薦雍泰乘
間言於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
爲山西按察使及宣府巡撫皆以剛暴辱屬吏朝廷

屢貶不用今進欺公舉用又揚言公因泰同鄉用之
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原任文選郎中張綵入內
詰問雍泰貶謫事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
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擬旨以進欺
罔斥致仕尋除名爲民馬文升劉大夏俱以薦雍泰
削籍編修劉瑞亦以薦泰罰粟二百石輸大同八月
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獄
謫戍大夏在中樞議革勇士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
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於

上者太監竇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大夏建白乃免又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太監李榮爲解得免至是宇啣舊怨言於劉瑾謂籍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焦芳亦共譖之會七日岑猛怒潘蕃圖還田州納賂瑾簡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猛爲國州同知逮大夏蕃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上言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都御史屠

瀟亦言大夏不宜深罪瑾怒罵曰卽不死可無成耶李東陽姚解之瑾使使詞大夏家實貧乃與宇謀與蕃俱擬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遂發甘肅衛大夏雇騾車出都門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進果食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泰素清貧爲都御史奉表賀聖壽以玉葛遺瑾瑾啣之會吏部推補是職瑾矯旨致仕劉瑾矯詔以劉宇爲吏部尚書曹元爲兵部尚書南京提學御史陳琳

上言惜老成宥狂直謫廣東揭陽縣丞琳因瑾排大臣出臺諫故言及之。九月江西按察司副使王啓忤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啓爲御史時敢言忤中貴璉叩之故有是降尋又令廣西巡按提問罰米三百石輸官瑾又矯旨留巡按御史胡瓚二年瑾以已陝西人瓚不附已故留之未幾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劉瑾禁各處有司不許奏災異。冬十月劉瑾矯詔以翰林學士張昂爲鎮江府同知修撰何瑋爲開封府同知曷瑋皆抗直見瑾不爲禮坐事謫之。下

陝西舉人郝序於獄序戶部侍郎郝志義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塋瑾謂洪武禮制無此例下錦衣衛獄謫戍瑾自擢政馬永成等八黨父俱封都督造墳塋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劉瑾矯旨

改惜薪司外廠爲辦事廠祭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時旣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自領內廠比東西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于餘人集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欲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又

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閔然瑾恐有變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厰以後事也 劉瑾矯詔天下發遣盜賊連親屬 十一月劉瑾創玄真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東陽爲製碑文極稱頌

四年春正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寶致仕時公卿多出入瑾門寶一無所通瑾數以危言撼之不爲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之乃得致仕去 以山西提學副

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嘗對孝宗稱其大可用吏部從人望舉之尋以守正忤

劉瑾回籍 罷興化知府張嶺爲民嶺先任刑部郎

中時降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瑾瑾囑之不爲狗正德三年出守興化瑾有所餽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登第瑾欲奪其舊聘以弟女妻之以囑嶺亦拒不許瑾怒遂據隆平侯奪爵事誣罷歸家 二月

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兩京及在外方面官

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先是詔舉懷才抱德

之士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劉瑾以四人皆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因而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鞠之劉宇阿瑾意勅有司訪舉失實鎮撫詞連健遷瑾持至內閣欲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得少釋焦芳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旣而旨下健遷除名禮等戍邊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三月以錢瑛爲戶部尚書璣附瑾故不次用夏

四月大學士王鏊致仕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用事專事媵阿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鏊欲遏之力不能居嘗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因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鏊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時方危鏊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尚書張綵以人望起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寰中士夫不爲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雲鳳父大司徒佐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耶雲鳳泣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

罷時國學教廢雲鳳立條約示諸生約束甚嚴士子
卒感服尋乞養病歸 劉瑾矯詔以弘治中纂修大
明會典壞祖宗舊制雜以新例悉毀之降吏部尚書
梁儲爲右侍郎庶子毛澄論德傳珪等皆降職大學
士王鏊致仕免宥唯李東陽如故 五月逮廣東兵
備僉事吳廷舉下獄時鎮守恣橫廷舉劾太監潘忠
二十罪併及劉瑾忠亦誣列廷舉逮獄鞫之無狀止
以枉道歸家荷校吏部門前主事宿建輩謀救之尚
書張綵閱奏豪心賞其能言於瑾凡十二日得釋謫

戍邊衛踰月赦爲民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
等爲南京部屬瑾素惡諸翰林不行跪禮至是修孝
宗實錄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十餘
人爲南京員外郎主事等俾擴充政務始瑾以翰林
慢已與張綵謀欲調之外綵不可至是瑾復持之綵
爲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段昊輩謂可乘此擠
其素有讐隙者乃以名投瑾從臾成之 大學士焦
芳以老病致仕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初劉
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

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政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爲世家所佔以此不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願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各邊僞增屯田數百頃悉令出租人不聊生周東在寧夏尤苛刻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錡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爲名瑾禍自此始矣六月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

部尚書時吏戶兵尚書皆瑾黨八月榮王祐樞之

國常德劉瑾居京邸與張綵謀遣之劉瑾受

都督神英賂加涇陽伯爵給詔券劉瑾招引四方

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占候天文推測命數私置

軍器明等妄稱璽姓劉二漢當大貴瑾陰令內使藏

小刀二於扇內出入禁闈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

爵正德三年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不應瑾因

中以法欲置之死李東陽力爭之瑾曰熊所犯罪重

不宜姑息東陽曰予識姑息然非姑息陳熊乃姑息

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通漕大有功勒銘
鐵券子孫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瑄不悅竟
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奪其誥券 劉瑾矯
詔下刑部侍郎陶琰獄陝西游擊徐謙訐奏御史李
高而謙故劉瑾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
命琰往覈其事琰據法直高謙以告瑾瑾矯詔下之
獄琰在獄兩月削籍 冬十一月命給事中張繪御史
房瀛等查盤兩直隸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
京畏瑾虐殆恐罹禍各歛銀賂之每省至二萬兩往

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自取官庫貯倍償之名曰
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爲異時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
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其迹也 劉瑾奏訪金華知
府萬福老疾蘇州知府鮑璋同知王登職貪江西左
布政馬龍貪濫僉事阮賓輕浮謫降提問有差巡按
山東胡節歛銀饋瑾瑾知之捕下獄死侍郎張鸞自
福建還歛銀二萬送瑾瑾收之承運庫降黜鸞給事
中歐陽雲御史貝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賄瑾
削籍時瑾酷法繩人內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綵

過瑾從容爲瑾言瑾殊納之然終不能改也。劉瑾擢都督僉事曹雄爲左都督陝西自楊一清罷邊寇猖獗不可制總督尚書才寬好野戰自將由興武擊套部斬首數十級徃勝深入遇伏中流矢卒巡按御史劾曹雄臨陣退縮不救瑾挾私切責御史而更超擢雄。十二月追奪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勅爲民充軍從都給事中李憲言也。改吏部尚書梁儲於南京儲不附瑾故有是調。

五年春二月以兵部尚書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正德中不由翰林入閣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附劉瑾得之。劉瑾出太監張永於南京不果行瑾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調張永於南京旨未下卽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奮拳欲毆之谷大用等勸解上令詣近臣置酒和釋。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南京刑部尚書吳洪致仕寧河王鄧愈後有兄弟爭

田宅者其兄倚瑾爲援、洪直之故及安化王寘鏞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太監張永提督討之、一清與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跪言請上、問、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鏞僞檄并述染亂政

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天下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脫上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卽退、瑾必見殺、又涕哭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事機、禍不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六月大學士劉宇致仕、宇附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免、秋八月、劉瑾伏誅、初、寘鏞反、移檄數瑾罪、莫敢

上聞有指揮徐鯤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收人心未幾而寘鐮就擒悔欲反之方倂然自爲功矯旨加已祿米擢兄劉景祥爲都督張永等與瑾爭權勢不相下至是望日甲午永至自寧夏獻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此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在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當夜卽

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矣趨出戶被執就內獄明日降爲奉御閑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瑾嘗招置術士余明等太監孫和造衣甲弓弩遣瑾瑾皆受藏之竊有不軌圖是時瑾兄都督景祥死將以死月甲午葬百官多會送瑾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鏗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傾朝送葬瑾且因爲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

永知卽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瑾得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猝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道浹日乃定初上尚末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湯盆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屏五百金牌三衣袍八爪金龍四玉琴一玉瑤卽一盛甲三千冬月團扇飾貂

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獄吏部尚書張綵錦衣衛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六人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都給事中李憲亦劾瑾憲故出瑾門下瑾聞之笑曰李憲亦劾我耶鞠之日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瑾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

日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
發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於天下諸
被害人爭買其肉啖之有以一錢易一鬻者瑾親屬
十五人并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張綠
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宇子編修
劉仁芳子侍讀焦黃中戶部尚書劉幾兵部侍郎陳
震並削籍爲民黃中爲檢討踰年卽陞侍郎性尤狂
恣無耻時士官岑濬歿入家門內有殊色芳求瑾得
之後臥病黃中丞焉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並褫職

瑾流毒五年變易吏兵二部選法將官失律有加封
爵都督者或徑自傳奉時經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
事籍沒故大臣家收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
設巡捕巡監等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
家海內騷然以有寘鐫之變而卒及於禍五年中惟
大理評事羅備抗疏得脫中外聞而異之士大夫悉
爲曲學阿世瑾嘗有所借以驗士大夫應違一朝士
某從其門下某請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冠君之冠
高奈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見瑾瞪目視朝士驚更

低冠入謝，瑾乃悅。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管生徒，有同囚訊。瑾聞而遷之。雲鳳於是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爲令。給事中屈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劉璟數被詬懼，因劾奏其屬三人。瑾謂能督責意，乃悅。於是瑾以爲無所不可爲矣。一日，瑾涕泣語張綵曰：「始谷張諸人患外臣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所摧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於余，諸人晏然享之。」

予未知所稅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承勢必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爲吾自立耳。」綵告不可，瑾怒，以茗盃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坐綵同叛，綵呼曰：「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其心。初瑾被縛，有旨降鳳陽，李東陽語諸大璫曰：「脫復用，當奈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就縛時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上見帖，憐之，命與故衣百件。永始懼，謀之東陽，令科道劾瑾，劾中多及

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况兩班官耶今罪止瑾一人可易疏入獄詞具乃止連文臣張綵武臣楊玉等六人綵疏稱冤盡發東陽阿瑾事卒斃獄到戶市申詔焚諸與劉瑾往返書札時籍瑾書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過於卑誥上怒甚欲降旨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玉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

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况王府懿親自非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臣願聖明廣大涵容將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滅其迹上從之封張永兄張富為奉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珩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給誥券世襲李東陽奏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永等之功故加恩典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上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者養於別宮收召老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等以修舊政又言瑾雖死而權柄猶在宮豈安知後無復有如瑾者詞旨劄切大忤左右不報御史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攘以爲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不聽時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兩河南北楚蜀盜遂起

谷應泰曰嗟乎宦寺之禍自古烈矣周禮重奄寺之司秦風著寺人之制蓋以其人進身刑餘廁負灑埽非有忠孝砥礪之素而其入也優游房闈窺伺色笑其出也口呷天憲手秉王尊固宜其威福糾恣發不旋踵而傾軛覆軫成爛鑿者也劉瑾以青宮舊侍狐蠱君側當其始也豈遂有莽懿非常之志溫卓不軌之謀乎假狗馬音樂以異君王之憐惜取富貴苟容足矣而乃毒蛇不斷壯夫螫手韓文一劾不申而顧命

諸臣斥逐無遺六給事十三御史之章再入而諫官臺臣誅鋤畧盡於是北門之獄驟興搢紳之禍尤烈內閣樹其私人部寺張其羽翼威燄加於郡國更置及於岩疆瑾遂駸駸焉不能安於人臣之位矣夫水自湍也風又激之湯已沸也火又烈之廷臣自李東陽而下無不覲顏要地甘心願指間或微言解闕自托於太丘之弔張讓然而固寵依違詎殊於商君之囚景監乎清流之望既歸官府之權自一小人得志有自

來矣焦芳劉宇寧足責哉然而李夢陽之隱密謀無異於楊一清之密說張永也王岳范亨徐智之從中奏上又無異於張永之叩頭哭泣也李計中洩於政府而楊謀獲成於閭外岳亭敗事於濡遲而張永決策於立談言於寘鐸倡亂之後者信而有徵言於狗馬娛心之日者迷而難悟卒之國家受恭顯之禍政府有匡趙之羞張永收桑榆之功諸賢深徙薪之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經傳本列卷四十三

